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枕上晨鐘 第七回 遇飛殃烈婦誓節

詩曰：百磨不憐方為節，留得聲名萬古芳。
一似寒梅經雪後，清貞依舊獨傳香。

當下富公對刁仁道：「我此番多凶少吉，本身之罪，自知不免；只劉瑾與我係對頭，慮有毀巢傾卵之虞。我一生只有此子，意欲預先藏過，以防意外。但托孤之人眼前唯你。我如今將千斤擔子交你，你急回家，悄然對夫人說知委曲。你夫婦領了公子，往山東去住著，只說你私自逃遁，致囑夫人遞緝的呈狀在縣，以為後計。倘邀天庇，朝廷不加重處，復圖完聚。若我有不測，你好生與我輔養公子，如得成人，延我一線，不獨你是千古義僕，竟是富氏之恩人矣！」說罷，潸潸淚下，刁仁也假意弄出幾點眼淚來，答道：「老爺何出此言！自然逢凶化吉，決是無事的。萬一不幸，有尷尬起來，小人向受大恩未報，將來為程嬰、杵臼者，非小人而何！請自放心，必有負老爺之托。只是於患難中，實不忍別老爺而去，如今為公子大事，也顧不得了，小人明日就行。」富公道：「你有此心，我心始慰。」當日無話，次日富公寫了家書，即打發刁仁起身去了。

卻說山東撫院，姓李，諱湘南，雖與他是同年，但此事實不能周全，只得具題了。那時劉瑾正惱著富御史，見了此本，知他被盜失印，正中其機，就要主張批個紐解來京的旨意，欲置之死地。虧了大學士楊公一清，是富公的年伯，揣知這一拿進來，性命難保，再四與劉瑾說道：「倉卒間被盜，原與失守城池者有間，只著該巡撫核擬便了，何必提進來！」劉瑾不得已，批了該撫從重嚴核具奏。楊公又另寫手書，差人飛送李巡撫，囑他不可輕擬，恐觸了瑾怒。旨意到了山東，此時富公已在省下。李公見了旨意，即請富公進署，細細說知。便道：「不是弟不用情，年兄的對頭不好，難以周全。楊相公見光景不妙，特寫書與弟，托弟轉致年兄耳。」富公道：「弟既犯罪，何敢希圖僥倖，以累年兄，只憑依法處治便了。」兩下又說了些朝政的事，就辭了出來。

李公不敢輕擬，定了遣戍，並僉妻具題達部。劉瑾以為輕了，就要處分問官，全得楊相公委曲挽回，方才依。但劉瑾明知富公有妾生一子，不容使其漏網，批令未分家之子，一並遣發陝西蘭州衛充軍，同城印官武弁，俱革職，仍著緝盜追印。兗州府知府，費三千金買薦卓異，不想此案內也革了職。可見富公榮達，各自有數，斷不可強的。

旨下到了山東，撫按即請富公看了，說道：「弟效力不能為年兄周全，有屈了！」富公道：「這朝廷的法，與年兄何干？只求行文原籍，喚山妻輩來發遣便了。」話畢辭出，到寓即喚一家人，同紫霞過來，吩咐道：「你兩人今日即起身回家，致意夫人，收拾料理，家事俱交富方管理。其餘家人，要去者，聽他自去過活。公子的事，可在本縣起一回文來。還有一說，可悄悄對夫人說，鍾相公久無消耗，我今日又值此一變，若帶小姐同去，實不便；孤身留在家，又不可，莫若視一好對頭，另嫁了罷。此乃一樁大事，斷不可沒主意，書已寫下，可速去速回。」兩人接了家書，忙收拾行李起身。不則一日，已到家。叩見夫人，呈上家書，把上項事說知。夫人此時，因刁仁到過，悉知其事，已將鶴仙交他去了。正在與小姐終日煩惱，又知〔道〕了發遣一事，母女哭個不住。既而夫人對瓊姐道：「你父親的意思，以鍾郎杳無下落，恐誤你終身，叫你另嫁，你意下何如？」瓊姐聽得，登時柳眉剔起，雙頰通紅，說道：「孩兒雖不識書字，然亦曉婦道從一而終之義，即使鍾生不棄，客死在外，兒亦不萌再醮之心，唯有繼之以死，以盡夫婦之情。何況鍾郎尚在世間，斷未有忽言更抱琵琶之說，背倫滅理，狗彘之行，兒豈為乎！鍾郎若在，兒亦不忍分離父母，將來唯有追隨戎所，以待晨昏。況鍾郎志誠君子，並非薄倖幸之徒，倘知遭此大〔禍〕，自然蹤跡孩兒，完聚有日，母親斷不可聽父親之言。倘必欲奪兒之志，則兒不敢喪名節，以偷生於人世也。」說罷，大哭。即取桌上一把剪子，把股烏雲剪下。夫人慌忙去奪，已剪卻大半矣，從此夫人更不敢提另嫁之字。有詩贊富小姐曰：

凜凜冰霜並碧霄，青絲一縷等■蕩。
男兒不惜平生節，獨把真貞讓阿嬌。

夫人就把家事料理明白，盡交富方。其餘事，悉遵富公書上吩咐。又將盤費銀兩，並細軟之物，包疊停當，只候差人到，便起身。

隔了幾日，山東提牌到了，縣差人來催夫人、公子去點解。夫人即在屏門後對來差道：「未蒙之前，我小兒已被家奴刁仁拐遁，曾具呈在縣，現差捕捉緝，煩你轉稟〔老爺〕，懇據實回文。至如我老身，若你老爺肯看縉紳體面，免了一番點解，只消差人來，我們就起身了，不知可使得否？」差人道：「夫人見諭的，待我們稟過老爺，回復便了。」言畢而去。去不多時，又來說道：「我老爺說，公子的事，自然准富老爺之情，據實回文。若點解一說，此乃朝廷的法，夫人是欽犯，十分不能徇情，必須屈夫人一行。」夫人道：「我以前的話，無非要你老爺盡一番通○之情，我既做了欽犯，豈惜得出頭露面？悉聽便了！」差人道：「夫人見得極是。我們且去，明日早來，伺候夫人到衙門前去。」夫人見此光景，知不能遲延，遂連夜收拾停當，叫家人僱下了船隻，當夜無話。次日絕早，差人來了，夫人吩咐打點轎子，即同差人至縣前。差人進去稟了，出來說道：「我們老爺多拜上，不消夫人下轎了。這就是老爺的情面。只是吩咐致意夫人，今日便上船罷。」夫人道：「總之悉聽！」差人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們也去收拾行李起身了，夫人請便罷。」即令轎夫抬回，夫人到家，又叫富方吩咐了一番，即同小姐上船，只帶兩個家人同紫霞，又帶兩個丫鬟。可笑一切親朋，當初富公赴京之時，毋論親疏，爭先進餽送行，還恐不肯收他的；此時轉身，連鬼也沒一個來了。淒淒涼涼，母女二人開船而去。這也是炎涼世態，人人如此，真令人可歎！正是：

詩曰：
炎涼世態總如花，萬紫千紅蝶捧葩，
忽聽杜鵑啼盡處，更無人泛武陵槎。

夫人見光景，暗自感傷，一路無話。不則一日，船抵青江浦。捨舟登陸，僱驛轎進發，早行夜住，涉水登山，說不盡風霜，客況之苦。行夠多日，已抵濟南府。夫人、小姐與富公相見，各各悲傷。又把小姐立志堅貞的話，說了一番。富公對小姐道：「我為父的，讀〔聖賢〕書，身為風紀之臣，豈不知名節為重，而忍發此傷〔風〕敗俗之念？只因遭此意外之變，我是獲罪之人，豈憚勞苦。你是個不出閨閣的女子，豈可出頭〔露面〕，遠涉風霜，況我此去回鄉未卜，恐一旦而作邊礮，那時使你失足他鄉，終何了局？況鍾生負心遠去，音信杳然，若留你在家，一孱弱女子，如何使得？實在事出兩難，故發此不得已之想。」小姐道：「若論孩兒與鍾郎，夫婦之情不問存亡，自無二心之理。若論父母之恩，則爹爹今日遠戍邊荒，身無親屬，孩兒豈忍不想相依膝下？昔緹縈尚能捨身救父，兒豈惜出頭露面之小節乎！一則盡孩兒為女之情，二則全孩兒夫婦之義，倘日邀恩赦宥，回鄉完聚，未可料也。」富公道：「汝能克全節孝，千古名香，夏侯令之女不足數矣。有女如此，我死亦含笑九泉！只是數千里之遙，你閨娃嫩質，叫我於心何忍。況你兄弟雖有刁仁夫妻撫育，然終是骨肉分離，使我牽腸，此心已碎！」說罷，大家淚下。

正說間，李撫院差人請，富公即起身進院，見禮畢。李公道：「尊眷到了麼！」富公道：「今日才到。」就把小姐願追隨去的話說了。李公稱羨道：「年兄素行端方，自然該有此令媛，可謂是父是女。」富公道：「還有奉懇。小兒被惡奴拐遁，原籍已有回文，求年兄周全。」李公道：「俟弟委曲周全便了，但今日○駕者，有一言奉告。」富公道：「望賜教！」李公道：「昨日徐公有札說，劉瑾道是輕處分了年兄，尚不能忘情，只是撇不得老徐情面。恐逗遛在此，彼或另生波浪，令弟作速發〔遣〕，打發年兄起身。」言畢，將原書遞與富公。

富公接來看完，遂送還道：「極承徐公委曲覆庇，年兄又轉轉提攜，使弟卸結難報大恩！既權奸不能忘情於弟，弟亦當以性命置之度外。今賤內已到，並無未了事，明日即可起身了，年兄只管打發咨差。弟此去，倘天憫孤臣，不死異域，或圖再拜尊顏也。

」遂起身辭出，與夫人說知，收拾停當。次早解差齎咨文，先來知會。隨後李公親來送行，送程儀二百四十兩，彩緞十端。富公再三不受，李公不從，只得拜領作別起程。李公送至十里之外，然後分手，一行人取路，望陝西進發。

評：

托孤一事，求之衣冠中，恐難其人，而乃孟浪，付給一個賊奴，富公其真瞽目者乎！

又評：

觀世間婦女間，或有丈夫，仍然出不歸者，心中遂懷無限怨恨，朝呼夕詈，無刻不萌再嫁之思。較之富小姐一段，凜然不可代之志，寧不令此輩懷愧羞死！

總評：

富公之於刁仁，始則惜其掎克之交，終則受其烟花之局，故陷之死地，尚迷而不悟也！若遠色輕財者，何至於斯！君子是以於富公，不能無憾也。